

崔国辅诗歌的艺术特征

汤 军

(盐城工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崔国辅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其既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更以意境明丽、风格雅蓄为擅长,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崔国辅;诗歌;艺术;特征;风格;研究

中图分类号:I2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3-0057-04

崔国辅(生卒年不详),吴郡(今江苏苏州)人,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1]290},白居易《故滁州刺史赠刑部尚书荥阳公墓记铭》曾记载其与王昌龄、王之涣、郑昉等人“联唱迭和,名动一时”^[2],其为时人所重,故顾况有“当时之秀”之誉。辛文房《唐才子传》引殷璠《河岳英灵集》语云:“婉变清楚,深宜讽味。乐府数章,古人不及也”^[3]。其既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更以意境明丽、风格雅蓄为擅长,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就崔国辅诗歌的艺术特征作一研究。

一、多“讽谏”传统与“美刺”精神是崔国辅诗歌最鲜明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继承《诗经》、《楚辞》的“骚怨”传统与汉魏乐府的“讽谏”、“美刺”精神,大胆揭露和批判统治者纸醉金迷、挥霍无度的腐朽生活,以及贵族纨绔子弟骄奢放荡行为,表现出唐代诗歌多具有的一种多讽谏和美刺的时代精神。如其《少年行》:“遗却珊瑚鞭,白马骄不行。章台折杨柳,春日路傍情。”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将其强烈的批判、嘲讽之意巧妙地隐含在托物兴寄、咏史怀古的内容和题材中,显得既有“骚怨”传统和“美刺”精神,又使得“讽谏”与“兴寄”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婉而多讽、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因此也更加具有艺术上的感染力。

崔国辅确实是一位写男女情爱诗的能手,尤其是在体“情”方面更是显得出类拔萃,但其《丽人曲》、《古意》、《小长干曲》等诗篇,往往又同时隐含着诗人怀才不遇的身世之悲。其中有不少是诗人借美人以自比的自抒孤愤之作,故读者须作深一层来看、来读、来思,否则就会被其借香草美人以自比的“寄托”手法而蒙混过去。如《丽人曲》:“红颜称绝代,欲并真无侣。独有镜中人,由来自相许。”显然,这是诗人借美人以自比,表面上说佳人虽有绝代之美,尽管自视甚高,然却难得真心相爱的伴侣,实际上是诗人借以表白自己虽有绝世才华,却难得为世人赏识与朝廷重用的强烈愤慨与怨恨尔,这正是其借他人之酒杯而浇自己心中之块垒的反映,表现出一种孤寂落寞的思想情怀。这方面最为典型的非《古意》莫属。其诗云:“红荷楚水曲,彪炳烁晨霞。未得两回摘,秋风吹却花。时芳不待妾,玉佩无处夸。悔不盛年时,嫁与青楼家!”先用红花来烘托美人,以花之凋落比喻青春不再;再以迟暮美人比拟失意士子,可谓匠心独运。联系到诗人虽有满腹才华,也曾考中进士而风光一时,却长时间难得一卑官微职,以及为官后又始终沉沦下僚,甚至不得不自己奔走于他人幕府度日的艰难现实处境,我们就会由此而深切地感受到诗人此时怨恨而痛苦的心情,自悔自叹,是诗人对自己所处之现实社会生活处境的强烈不满。这些原本轻艳绮靡、婉转流丽的歌咏情爱的诗篇,一旦含有规谏、讽喻之意,便

收稿日期:2013-05-26

作者简介:汤军(1966-),女,湖南益阳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顿时深刻、凝重了许多,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为人所称道。

诗人的另一种表现方法则是借古讽今,即借咏史对种种宫廷秽行、丑事的揭露与嘲讽。这样的作品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内容深刻又言近旨远。如《魏宫词》:“朝日点红妆,拟上铜雀台。画眉犹未竟,魏帝使人催。”此诗虽是宫词,却大有深意在,不容读者小觑和忽视。诗人意在借“魏”代“唐”,这是诗人们惯用的障眼法,既由此避免了诗歌的锋芒毕露而保证诗人自身的安全外,也是使诗歌在艺术上显得更为含蓄蕴藉。诗人是采用托古咏史的方法,来揭露唐朝统治者的宫闱丑行,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皇帝。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云:“魏帝指曹丕,见父死而彰秽德也。卞后显言之,此诗婉言之。”^[4]真可谓是慧眼独具、明察秋毫,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诗人的高明之处,就是采用了一种避实就虚、避重就轻的写法,只通过“妆者正妆”而“催者已催”这样的一个典型场景刻画,便表现出了封建统治者皇帝的荒淫与好色已到了如此迫不及待的痴迷、变态、疯狂程度,又隐约而含蓄地嘲讽了最高统治者的荒淫好色和道德沦丧的无可救药,更揭露了皇室宫闱内幕的种种秽行、丑事等残酷社会现实,剥下了其原本种种道貌岸然的神圣的假面与伪装,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借史抒怀言志的婉曲笔法,读者还是比较容易体验和感受得到的。

二、多采用“兴寄”的形象表现方式是崔国辅诗歌最杰出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诗歌的重“讽谏”是与其诗歌的多“兴寄”的表现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讽谏”是偏重于内容而言,“兴寄”是偏重于艺术表现的方式、手法而言。所谓“兴寄”,即比兴、寄托。诗歌中有了比兴和寄托,就可以避免诗歌在艺术表现上的直截了当和苍白无力,既使得诗歌形象饱满、生动传神,又使得诗歌更加含蓄蕴藉,大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和魅力。如《从军行》:“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夜里偷道行,将军马亦瘦。刀光照塞月,阵色明如昼。传闻贼满山,已共前锋斗。”诗人曾有投笔从戎、效命疆场、杀敌报国的远大抱负与豪情壮志,也曾经在幕府为宾客,经历过军旅生活的磨练,这从其诗篇的激昂慷慨、铿锵作响的诗句中就可以体会感受得到。然诗人的满

腹才华却不为世人所赏识和得到朝廷之重用,考中进士后曾一度闲居,为官不久即又脱职,流荡于幕府与社会上,难怪其在《杂诗》“何肯相救援,徒闻宝剑篇”中,将自己不为世人所赏识和得到朝廷之重用的满腔怨恨与牢骚一吐为快。《长信草》:“长信宫草,年年愁处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崔国辅借宫女之名表达自己对帝王的既有怨恨又有企望的复杂情感,用春草之生长不已、烧之不绝和谁也不能阻挡、遏制的顽强生命力,来比喻和象征自己既深又长、既浓又重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一腔愁情,可谓是再形象、生动、传神不过的了。明乎此,方可认识崔国辅诗歌的婉转缠绵、含蓄蕴藉之妙。他的一些爱情诗如《中流曲》往往表面上是表现男女爱情,实际上是借此而一吐士子牢骚与怨恨的孤愤,只不过诗人是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来表现和反映的,使得其真实意图和意旨被巧妙地掩蔽起来,使人不易觉察罢了。诗人采用这种比兴和寄托的表现手法,往往使得其表达和反映的内容更为婉转深曲与含蓄蕴藉。《怨词二首》之一:“妾有罗衣裳,秦王在时作。为舞春风多,秋来不堪著。”这首诗既是一首宫怨诗,也是一首孤愤诗。诗篇以宫女睹旧物罗衣而思人,想到秦王已去,自己亦人老珠黄,当年的风华不再,如今就像夏扇经秋被弃置一样遭人冷落,故为当前的物是人非而顿生无穷的哀怨与烦恼之情,很像是宫女的反思与独白。若联系到诗人的生平遭际,就会发现诗人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用宫女以自比,借宫怨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心中深藏的孤愤之情,感叹个人的艰辛身世遭际,由此而反映出诗人的艺术匠心与深刻用意所在,也使得诗歌更加婉转曲折和含蓄蕴藉。应该说,崔国辅的许多诗篇,语意双关,意境浑然,婉转含蓄,作爱情诗来看,只会觉其精妙,若联系诗人生平遭际,如果作孤愤诗来读,便会更觉其深刻有味。

三、诗情画意的诗歌意境之创造是崔国辅诗歌最重要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是深得诗歌意境创造中的精髓、要义与奥秘的,因此他的诗作常表现出对客观物象敏锐的观察力、感受力和把握力。首先,诗人所选用的物象往往极富艺术表现力和典型意义。陈建华《论崔国辅的诗》指出,诗人“所捕捉的物象,往往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多层面的象喻意义。”^[5]即

以诗人笔下常见的花草意象来说,其往往表现出内涵和喻意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特点。以荷花为例,其多具有形象优美、品行高洁的特征,因此诗人便常用它来或从内在品性上进行自比,或从外在形象上作兴喻。如《古意》诗“红荷映水曲,彪炳烁晨霞”,是用清晨霞光映照下挂满露珠的亭亭玉立的红色荷花就像刚出浴的飘飘欲仙的美人,显得绰约多姿、秀色可餐、美丽动人,显然这是从外在形象上而言的。《石头滩作》诗中“且泛朝夕潮,荷衣蕙为带”二句,便以荷花的高雅、芳洁来表明诗人自己出污泥而不染的品格,这是从品性方面而言的。至于《怨词》“楼头桃李花,池上芙蓉落”,则是以秋季来临时荷花之凋残破败的景象,来反映和表现思妇已叶老珠黄、当年风光不再,深感自己遭人抛弃的内心酸楚。《杭州北郭戴氏荷池送侯愉》中“折花赠归客,离绪断荷丝”,则是以绵延不断的荷丝来比喻永无断绝和尽头的深长别恨离愁。在不同的场合和环境背景下,荷花这一审美物更是随着诗人思想感情的变化与转移,以及诗歌感情表达的需要而被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和喻意,并由此成为其诗篇中反映和表现诗旨的不可分离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再如其诗作中还经常写到的小草,如春草、芳草或秋草,往往表现出多方面的含义或特征。如《王昭君》诗中的“紫台绵望绝,秋草不堪论。”在诗人看来,作为汉王朝和亲代表的王昭君为国家的安定与民族间的和睦而毅然出使匈奴,直到葬身异域青冢,但其依然无怨无悔、忠心耿耿,时刻在眺望紫台、思念汉室。这种出于家国和民族之上的悠长深广的离情别绪,正如浩浩沙漠、巍巍青冢、绵绵秋草一般显得绵延悠远、广裹无际。抒情主人公王昭君(实际上是诗人自己)胸襟之开阔,情感之悲壮,精神崇高之美,都令读者而为之肃然起敬。《王孙游》“应由春草误,著处不成归”中的“春草”显然是指代“王孙”在外地所迷恋的女子,即通常所说的“异乡花草”,由此形成对浪荡公子王孙四处拈花惹草丑行的批判与指责。《长信草》“长信宫草,年年愁处生。时侵珠履迹,不使玉阶行。”诚如刘永济先生所言:“此因珠履不来而怨及无情之草,用意深婉。”^[6]“无情之草”在诗中竟成了“多情之物”,并由此构成了诗篇中极具深广内涵的重要审美意象。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五“魏收挟瑟歌”条云:“此诗缘情绮靡,渐入唐调,李太白、王少伯、崔国辅诸家皆效

之”^[7]。崔国辅的许多五言古诗、乐府民歌是有着效仿痕迹的,如其《白紵辞》:“洛阳梨花落如霞,河阳桃叶生复齐。坐怨玉楼春欲尽,红棉粉絮衰妆啼”。诗人以晶莹的雪珠比喻通体沾湿的梨花,又以“红棉粉絮”比为少女伤心的血泪,比兴寄托,想象奇特,可谓是形神兼备、生动传神。与魏诗“红妆玉筋下成行”句相较,虽也有着“缘情绮靡”韵致的一面,但从情兴、意象运用方面而言,崔诗无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其在继承和效法的过程中,亦有自己的创造、革新和发展的。

其次,诗人极其重视诗歌情景交融、诗情画意之审美意境的创造。试读其《石头滩作》:“羽山数点青,海岸杂光碎。离离树木少,潏潏湖波大。日暮千里帆,南飞落天外。须臾遂入夜,楚色有微霭。”诗人登高望远,一时兴起,挥动如椽巨笔,将江山美景尽现纸上,诗篇景象鲜明,境界壮阔,声韵铿锵,构成一幅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江海美景图”,令人为之动容、神往与赞叹。《古意》“净扫黄金阶,飞霜皎如雪。下帘弹箜篌,不忍见秋月。”本来那晶莹如水、闪烁冷光的玉阶,浓密阴冷如雪的飞霜,厚重低垂的帘幕,欲断又续的清冷琴声,一弯西沉的窗外冷月,就已经给读者造成一种阴森、凄清、寒冷、幽深、寂寞的深刻感受与体验了。然诗人在此清冷无比的氛围与环境再增添一位着素衣、满愁容、孤无依、弹箜篌、长叹息、起而立、手把栏杆、目眺远方、关闭帘帷、陷入深思的闺中怨妇的形象,让我们由此而尽情联想其相思离愁的缠绵深广,以及难以排解、宣泄的忧伤苦闷。虽然诗中无一字说怨言恨,却又将其离情别怨表现得婉曲尽现、淋漓尽致,诗作显得如此的蕴藉深婉,兴象玲珑,耐人寻味,进而创造出一种“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空灵诗歌境界,令人为之叹服。

四、婉而多讽、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是崔国辅诗歌最突出的艺术特征

尽管崔国辅诗歌既多绮丽又有讽谏与美刺精神,却因其多采用白描手法与春秋笔法以及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既使得其诗歌的美刺、讽喻、规谏之意表现得不那么锋芒毕露,相反而变得含蓄蕴藉了许多,更由此形成了其诗歌婉而多讽、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特征。如其《卫艳词》:“淇上桑叶青,青楼含白日。比时遥望君,车马城中出。”首句是化用《诗经·氓》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

及“送子涉淇”、“淇水汤汤”等句意,次句则化用了乐府民歌《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的句意,以此来作为女主人公的出场的背景、氛围与环境,为诗篇的言情寄意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与铺垫作用。此时的女主人公正凭栏远眺,渴盼她的意中人从城中飞马而来相会,她那企盼焦灼、急迫难耐的心理、神情、形态被作者表现得如此的淋漓尽致又入木三分。显然,这首诗是似赞实刺、似褒实贬,表面上与骨子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儿。这不是作者对爱情的颂歌,而是作者对公子王孙寻花问柳、四处拈花惹草的浪荡行为的批判与谴责,其对青楼女子的举止描写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审丑”,而不是什么“审美”,这从作者对古代作为“烟花柳巷”的代名词“青楼”中发现端倪。明乎此,我们才不会对其的艺术匠心和深刻用意出现误解,也正是其婉而多讽、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使得诸多读者对此诗的诗旨、用意而产生了严重的截然相反的错误理解。由此可见崔国辅诗歌婉而多讽、含蓄蕴藉的艺术风格的极大艺术魅力

所在。即使是其应制奉和的诗篇也能因此而遮蔽掩盖其原本嘲讽、规谏之意而应有的尖锐锋芒,如《白紵辞》:“董贤女弟在椒风,窈窕繁华贵后宫。璧带金红皆翡翠,一朝零落变成空。”此诗表面上是颂扬,实际上是辛辣的嘲讽,这从结尾“一朝零落变成空”可以体会、感受得到。诗人写作咏史诗,意在借古讽今。通过借史抒怀言志,既能使得作品更加含蓄蕴藉,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显现出其诗作的巨大艺术魅力。

崔国辅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以其诗缘情绮丽、含思婉转、风格雅蓄为擅场,更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乔象钟、陈铁民《唐代文学史》称其五绝“在题材的多样、意象的超妙和艺术的创新等方面——亦可称为盛唐五绝能手。”^{[1]292}晚唐韩偓有题作“效崔国辅体”五绝四首,由此可见其诗在唐代诗人中曾独树一帜,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乔象钟,陈铁民. 唐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2] 尤袤. 全唐诗话[M]//何文焕. 历代诗话(上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84.
- [3] 周本淳. 唐才子传校正[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33.
- [4] 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09.
- [5] 陈建华. 试论崔国辅的诗[J]. 韶关学院学报:社科版,1994(3):7-15.
- [6] 刘永济. 唐人绝句精华[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7.
- [7] 杨慎. 升庵诗话[M]//丁福保. 历代诗话续编(中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923-924.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CUI Guo - fu' s Poetry

TANG Jun

(Schoo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CUI Guo - fu was the well - known poet of Tang Dynasty. He held sway over a region of poetic circles with five characters to a line poem. His poems were bright and beautiful, and got an important creative achievements. He had made important achieves in the glorious Tang Dynasty with his unique style and distinctive artistic features. He had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poetry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made far - reaching influence to the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CUI Guo - fu; poetry; art; character; style; research

(责任编辑:李开玲)